

阔里吉思：

功在琼崖的元朝名宦

文本刊特约撰稿 曾庆江

元朝时期，海南的经济文化在宋朝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，一方面原因是元朝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宋朝的管理制度，保持稳定性，另一方面则和一些有能力的地方职官的突出宦绩有着密切关系。在元朝前期，海南隶属于湖广行省，阔里吉思先后两次担任湖广行省平章，并且奏请设立定安、会同二县，为海南发展做出了相应的贡献，因此被当地百姓祀为名宦。

辗转多地任职

阔里吉思是元朝早期比较重要的人物，因此《元史》第134卷专门为其立传，并介绍其先祖。阔里吉思的曾祖父八思不花，曾经跟随铁木真参与征服乃蛮、钦察、兀罗思、马扎儿、回回等诸国，并且担任先锋大破敌军，得到嘉奖，被赐以虎符（三品以上官员佩戴），后来被擢升为宣抚使。祖父忽押忽辛袭职并佩戴虎符，中统三年（1262年）被任命为河中府达鲁花赤（蒙古官职，是各级地方政府的最高长官）。父亲药失谋曾先后担任安东州（今江苏涟水）、河间府（今山西蒲州）、温州、潞州（今山西长治）以及建康路达鲁花赤。可以说，阔里吉思家族为官宦世家。

一开始，阔里吉思在宿卫亲军中掌管烹饪之事。至元二十五年（1288年），阔里吉思仕途出现转机，被朝廷任命为朝列大夫、司农少卿，并赐予金束带，随后不久又被擢升为中议大夫、司农卿。至元二十八年（1291年）前后，他被朝廷任命为荣禄大夫、湖广行中书省平章政事，从而成为执掌一方的朝廷大员。元朝时期的湖广行省辖境包括今长江以南、湖南大部、湖北部分，广西、海南全省及贵州大部、广东雷州半岛等。海南隶属于湖广行省，这使得颇有行政才干的阔里吉思对海南产生了相应的影响。

阔里吉思先后两次担任湖广行省平章政事。第一次是至元末年，他主持了长达三年（1291年—1293年）征伐海南黎族的军事行动，并根据海南实际情况奏请朝廷设立定安、会同二县。因为有功于朝廷，阔里吉思入京晋见，并被“赐玉束带、金银、币帛、弓矢、甲冑，及宝钞、鞍勒”。大德二年（1298年），阔里吉思从湖广行省改任福建行省平章政事。不久，因为福建行省被撤并到江浙行省，阔里吉思又被任命为福建道宣慰使、都元帅。随后，又担任征东省平章政事，负责高丽事宜。面对高丽“行政无节，官冗民稀”的情况，阔里吉思大力加以“裁正”，得到朝廷认可。大德五年（1301年），政绩显赫的阔里吉思再次被朝廷任命为湖广行省平章政事，次年又改任陕西，因为目疾未能赴任，从而回到

京师。朝廷给阔里吉思加官为金紫光禄大夫、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左丞相，66岁时卒于任上。

在海南新设二县

阔里吉思第一次担任湖广行省平章政事的时间为至元末年，对海南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海南刚刚被纳入元朝统治时，政局不稳，再加上元朝施行比较严苛的民族歧视政策，激起了海南百姓的强烈不满和反抗。至元二十八年（1291年），琼州安抚使、海南海北道宣慰司都元帅陈仲达晋京拜见皇上忽必烈，希望能够出兵荡平乱状。忽必烈决定派遣军队渡琼作战。

正当军事行动要开始时，陈仲达病死，朝廷就派出荣禄大夫、湖广行中书省平章政事阔里吉思渡琼担任监军（阔里吉思后来又返回朝廷，监军一职由曾经担任海北海南道宣慰使的朱国宝的儿子朱斌担任），陈仲达的儿子陈谦亨为统帅负责指挥，对全岛黎族聚居区进行军事行动。至元三十年正月（1293年）攻入五指山腹地，在黎母山刻石记事以还。时至今日，海南乐东尖峰岭山脚下仍留存有“大元军马下营”的摩崖石刻，成为历史的见证。

这次军事征伐行动，吉阳当地人邢梦璜曾经在《至元癸巳平黎碑记》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。

至元二十九年（1292年）七月，阔里吉思奉诏先行回京。临行前，阔里吉思向朱斌提出了“分委柔善，遍行招安”八字方略，为战争的顺利结束打下基础。

回到京城后，阔里吉思向皇帝忽必烈汇报海南情况时，奏请设立“定安”“会同”两县以及“万全寨”。据《元史》记载，至元二十九年（1292年），“敕以海南新附四州洞寨五百一十九、民二万余户，置会同、定安二县，隶琼州，免其田租二年”。定安县是从先前琼山县中析出，会同县则从先前乐会县分置。至此，元朝统治下的海南岛设有琼州路安抚司及三军共十三县，对后世海南行政区划影响很大。

黎族教育的推动者

作为湖广行省平章政事，阔里吉

思对海南教育尤其是黎族教育起到了相应的推动作用。

海南教育得到较快发展是从宋朝开始的。丘濬曾在《琼山县学记》中说：“邑有学，肇于宋。”之所以如此，一方面是得源于官办学校的兴起，另一方面是出现了推动海南教育的标志性人物，比如古革、苏轼、胡铨等。

海南教育整体水平提高的同时，黎族地区教育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。比如北宋时期古革担任琼州教授时，“训迪有方，课徒颇众”，同时慢慢转化民心，改变陋俗，居住黎峒的少数民族同胞也逐渐从“素不尚学”至纷纷“遣子弟入学读书”，教育局面为之一变，这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黎族和汉族的民族融合。苏东坡谪居儋州期间，在载酒堂设坛讲学，免费为黎族子弟施教。胡铨被贬吉阳军（今海南三亚）时，“日以训传经书为事，黎酋闻之，遣子入学”。但是，在宋朝，黎族教育仍然只是局限于“黎酋”这样的上层人士或有识之士，很难形成规模。这种局面在元朝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。

阔里吉思在琼山县设立了珠崖乡校。但是他对海南教育的推动不仅于此。据《琼州府志》记载，阔里吉思在结束对黎区用兵之后，“从省幕乌古孙泽议，立寨学训谕诸峒”。这是直接在黎峒设立“寨学”，用以专门教育黎人子弟的首次明确记载。

乌古孙泽在湖广行省任职多年，后来得到湖广行省平章政事阔里吉思的赏识，以行省员外郎的身份参与了对海南黎区的军事行动，因有功先后被擢升为广南西道宣慰副使、海北海南廉访使等。由于乌古孙泽对黎族地区情况相对了解，因此向阔里吉思提出了设立“寨学”的建议。寨学设立后，阔里吉思安排专人负责，“属儒学李元吉、王纪恭等掌之”。虽然关于“寨学”的办学规模以及教育实绩并不见史籍记载，但是客观来说，它是专门为黎族子弟服务的官办学校，为黎族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相应的推动作用。阔里吉思等人关于“寨学”的举措，对发展黎区教育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。图

位于乐东尖峰岭的摩崖石刻——「大元军马下营」。
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摄



定安古城门。
王聘钊 摄
当时，奏请设立『定安』『会同』两县。图为
阔里吉思向皇帝忽必烈汇报海南情